

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著

門人包時化象蕃父參
姪孫李廷芳衛伯父訂

水腫脹滿

黃帝曰。脉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脉大堅以澹者。脹也。邪或則大邪實則堅。澹者氣血虛而不流利也。洪

瀆病當陰為藏。陽為腑。脉病在陰則脹在腑。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胸腹者

藏府之郭也。腫中者。心生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咽喉傳送者自上而入。胃之五藏者。閭里門

戶也。咽門者。門出。門關。門魄。門胃氣之所行也。自為五藏。閭里門也。里。里也。周禮五里門戶。廉泉王英者。津液之

道也。二穴俱在脉。蓋二十五家也。五家為軌。十軌為里。蓋五十家也。言胃之五藏象如閭里門戶。廉泉王英者。津液之

脉外。其氣潔疾。行於分肉之間。故必由衛氣並脉循分為膚脹。衛氣逆而並於脉。腹循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

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悒。音美。悒。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

引背。中央然。腰背痛。此五藏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閉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自重感于

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脹。音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瘕。三焦脹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

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此六府之脹也。濯濯。腸鳴。水聲也。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

氣搏乃合為脹也。厥逆之氣自下而上。營衛失氣。腫者。膀胱氣閉。小水不通也。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

黃帝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目下為窠。微腫。其

勁脉動時。效。頸脉足。陽明人迎也。陽明之脉。自人迎下循腹陰股間。寒足脛腫。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

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其候也。腫上皆水。○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發露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聲也。寒

氣客于皮膚之間。陽氣不行。病在氣分。故有聲如鼓。氣本無形。故不按其腹。首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寒氣在

堅氣無所不至。故腹大身盡腫。若因於水。則有水處腫。無水處不腫。

間按散則不能辨數故胃而不起以其皮厚故腹色不變也○按此上兩條以按其腹隨手而起者屬水行而不起者屬氣此固熱也然氣亦有隨手而起者水亦有胃而不起者未可以起與不起為的辨但當察皮厚色蒼或一身盡腫或自上而下者多屬氣若皮薄色澤或腫有分界或自下而上者多屬水○鼓脹者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內傷脾胃厚食則不能暮食或自下而上者多屬水○其象如鼓故名鼓脹其○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狀與上文膚脹無異但腹有筋起為別○行留于腸外所有繫著故痲積起也○難越歲也寒邪客于腸外不在胞中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故無妨于月事其非血病可知蓋由汁沐所聚○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寒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血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持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衄凝敗之血也子門閉塞則衄血留止其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病生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于外內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氣為陽陽竭則不能通詔水通故津液充滿于皮郭肺主氣而魄藏焉而拒于內形施于外治之奈何○無氣則魄獨居形體腫脹不可與衣相保四肢腫急喘而動中是氣逆大而施于外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莖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以布疎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權衡陰陽各得其平宛者積也陳者久也莖者腐也陰陽平治不拘隊穴名曰繆刺腠理謂之鬼門勝胱謂之淨府開者發汗也潔者參利也陽氣既和陰精時服由是五陽宣布陰水盡滌精血自生形肉自盛骨肉相保大氣平矣此章言胃土陽虛不能制水溢之陰也○岐伯無石水之對必少缺文陰陽別論曰陰陽結邪患按內經之論腫脹五藏六府靡不有之詳考全經如脉要論曰胃脉實則脹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膜脹木神篇曰脾氣實則腹脹淫漉不利應象論曰濁氣在上則生腹脹此四條皆實脹也○陰陽明論曰飲食起居失節入五藏則填滿閉塞師傳篇曰足太陽之別公孫虛則鼓脹此二條皆虛脹也○經脉篇曰胃中寒則脹滿方宜論曰藏寒生滿病風論曰胃風高寒不通失衣則腹脹此三條皆寒脹也○六元正紀至真要等論有云太陰所至為臍腫及土鬱之發太陰之初氣太陰之勝復皆勝之腫脹也○或曰水運太過或曰寒勝則浮或曰太陽司天太陽勝復皆寒勝之腫脹也○或曰少陰司天少陰勝復少陽司天少陽勝復或曰熱勝則腫皆火勝之腫脹也○或曰厥陰司天在泉厥陰之復或曰陽明之復皆本邪侮土及金氣反勝之腫脹也○由是則五運六氣亦各有腫脹矣然經有提其綱者曰諸濕腫滿皆屬于脾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

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可見諸經雖皆有腫脹，無不由于脾肺腎者。蓋脾土主運行，肺金主氣化，腎水主五液。凡五氣所化之液，悉属于腎。五液所行之氣，悉属于肺。轉輸二藏，以制水生金者，悉属于脾。故腫脹不外此三經也。但陰陽虛實，不可不辨。大抵陽證必熱，熱者多實；陰證必寒，寒者多虛。先脹于內，而後腫于外者為實；先腫于外，而後脹于裡者為虛。小便黃赤，大便秘結，為實；小便清白，大便溏泄，為虛。滑數有力為實，弦浮微細為虛。色紅氣粗為實，色悴聲短為虛。凡諸實證，或六淫外客，或飲食內傷，陽邪急速，甚至必暴，每成于數日之間。若是虛證，或情志多勞，或酒色過度，日積月累，其來有漸，每成于經月之後。然治實頗易，理虛恒難。虛人氣脹者，脾虛不能運氣也。虛人水腫者，土虛不能制水也。水雖制於脾，實則統於腎。腎本水藏，而元氣寓焉。命門火衰，既不能自制陰寒，又不能溫養脾土，則陰不從陽，而精化為水。故水腫之證，多屬火衰也。丹溪以為溼熱，宜養金以制水，使脾無賊邪之患。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之之權。夫制火固可保金，獨不慮其害土乎？惟屬熱者宜之。若陽虛者，豈不益其病哉？更有不明虛實，專守下則脹已之一法，難得少寬于一時。真氣愈衰未幾，而腫脹再作，遂致不救。殊可嘆也。余于此證，察其實者，直清陽明，反掌收功。苟涉虛者，溫補脾腎，漸次康復。其有不大實者，先以清利見功，繼以補中調攝。又有標實而本虛者，瀉之不可，補之無功，極為危險。在病名有鼓脹與蠱脹之殊，鼓脹者，中空無物，腹皮細急，多屬子氣也。蠱脹者，中實有物，腹形充大，非虫即血也。在女科有氣分與血分之殊，氣分者，胸心堅大，而病發於上，先病水脹，而後經斷，血分者，血結胞閉，而病發于下，先因經斷，而後水脹。在治法有理肺與理脾之殊，先喘而後脹者，治在肺，先脹而後喘者，治在脾。以上諸法，此其大畧也。若夫虛實混淆，陰陽疑似，貴在臨證之項，神而明之，其免于實實虛虛之害乎。四肢不腫，但腹脹者，單腹脹難愈。

死證腹脹者身熱者死

腹脹寒熱如瘧者死

腹大脹四未清脫形洩甚為逆

腹脹便血脉大時絕者死

以上

唇黑或腫肝傷

缺盆平心傷

臍突脾傷

足心平腎傷

背平肺傷

五傷

陰囊及莖腫腐者死

瀉後腹

脹而有青筋者死

大便滑泄水腫不消者死

水腫先起于腹後散四肢者可治先起于四肢後歸於腹者死

腫水

腫脹

二鳥

脈遠盛而緊。大堅以瀉。遲而滑皆脹滿。沉而滑。浮而遲。弦而緊皆水腫。二病之脈實大者可治。虛微者難治。

醫案

大學詞宗夏月好飲水。一日太宗師發教。自早起候至未申。為炎威所逼。飲水計十餘碗。歸寓。便脹悶不能食。越旬白。腹如抱甕。氣高而喘。余視之。曰皮薄而光。水停不化也。且六脈堅實。其病暴成。法當利之。遂以舟車丸。每服三錢。香薷湯送。再劑而二便湧決如泉。復進一錢五分。腹減如故。用六君子十貼。即愈。

徽州和方大大怒之後。復大醉。至明日。目下如卧蚕。居七日而肢體皆腫。不能轉側。二便不通。煩悶欲絕。余診之。脈堅且堅。當逐其水。用疎鑿飲子一服。而二便快。再服而四肢寬。更以五皮飲服三日。隨愈。以上二藥水腫實證

武林文學錢賞之。酒色無度。秋初腹脹。冬抄遍體腫急。臍突背平。在法不治。迎余治之。舉家叩首。求救哀迫。余曰。我非有起死金丹。但當盡心力。而圖之耳。即用金匱腎氣丸料。大劑煎服。兼進理中湯。服五日無效。余欲辭歸矣。其家曰。自知必死。但活一日。則求一日之藥。即使不起。安敢歸啓子。勉用人參一兩。生附子三錢。牛膝茯苓各五錢。三日之間。小便解下。約有四十餘碗。腹有絢紋。舉家拜曰。皆再造之恩也。約服人參四觔。附子一觔。薑桂各一觔餘。半載而瘥。此水腫之虛者

都憲李來吳。積勞多鬱。肢體脹滿。以自知醫。輒用胃苓湯。加枳殼。三月以來。轉加痞悶。余診其脈。沉瀉而軟。視其色黃白而枯。此虛證也。宜大溫大補。始猶不信。爭之甚力。僅用參二錢。稍覺寬舒。欲加桂附。執不肯從。余曰。證坐虛寒。喜行攻伐。已見既堅。良言不納。雖有扁倉。豈能救耶。越兩月果歿。此氣脹之虛者

錦衣太傅徐擔甯。粟里素壯。病餘。肥甘過度。腹脹氣粗。余診之。脈盛而滑。按之不甚虛。宜以利氣之劑。少佐參朮。感于多歧之說。旦暮更醫。余復診曰。即畏參不用。攻擊之劑。決不可投也。後與他醫商之。仍用理脾疎氣之劑而安。此氣脹之不實亦不大虛者

光祿卿吳伯玉夫人。患腹滿而痛。喘急異常。大便不通。飲食不進。醫者用理氣制水之劑。二十日不效。余診之。脈大

而數右尺為甚。令人按腹，手不可近。余曰：此大腸癰也。脈數為膿已成。用黃耆皂刺白芷之類，如麥根一兩，煎一碗頓服之。未申痛甚，至夜半而膿血大下，昏暈不支，即與獨參湯稍安。更與十全大補一月而愈。此似脹而實非者。

五皮飲 治脾肺不能運行，氣滿皮膚，水停不利。
大腹皮 洗赤茯苓皮 生薑皮 陳皮 桑白皮炒各一錢五分

胃苓湯方見泄瀉

香蘇散 治水氣虛腫，小便赤澀。

橘紅去白 防己 木通 紫蘇葉各一錢

實脾飲 治陰水發腫，用以實脾。
厚朴薑汁炒 白木炒 木瓜 大腹皮 附子泡 木香忌火 草果 白茯苓

乾薑炒各一錢 水鍾半 薑五片 煎七分服。

復元丹 治脾腎俱虛，遍身水腫，小便不通。

橘紅 吳茱萸炒 桂心各一錢 澤瀉二兩 肉果 煨檳榔各五錢 附子泡 木香 煨茴香炒 川椒炒出汗 厚朴薑汁炒 獨活 白木炒

金匱腎氣丸 治脾腎俱虛，遍身腫脹，小便不利，痰喘急，非此藥不效。

英去核 山藥 牡丹皮各一錢 熟地黃四兩 酒 蜜丸 桐子大 每服四五錢 空心白湯下。

補中益氣湯 見類中風，理中湯，見傷寒。

導水茯苓湯 治遍身水腫，喘滿，小便閉澀。

木瓜各一兩 大腹皮 陳皮 砂仁 木香各七錢半 赤茯苓 麥門冬去澤瀉 白木各三兩 桑白皮 紫蘇 檳榔

三服小水漸利。 右為粗末，每服五錢，水二鍾，燈草二十五根，煎八分服，連進

沉香琥珀丸 治水腫，小便澀。 琥珀 杏仁去皮 紫蘇 赤茯苓 澤瀉各五錢 蔥炒 郁李仁去皮 沉香各一兩 陳皮去白

防己各七錢五分 右為末，蜜丸，梧子大，以麝香為衣，每服二錢，五分，加至五錢，空心，人參湯送下。

疏鑿飲子 治通身水腫，喘呼氣急，煩躁多渴，大小便不通，服熱藥不得者。 澤瀉 商陸 赤小豆炒 羌活去蘆 大腹皮 椒目 木通 秦光

腫脹 三鳥

去痰皮 檳榔各一 水鍾半 薑片煎九分服。

製藥 治腹滿如石或陰囊腫大先用甘草嚼後用此。

調和和藥 攤綿紙上覆貼腫處以軟綿裹住。

小胃丹 芫花 醋拌一宿瓦器內炒黑不可焦甘遂長流水浸半大戟長流水煮再用大黃濕紙裹煨切酒黃藥炒三

末以白木膏丸如蘿蔔子大臨臥白湯送下每服一錢

十棗湯 見傷寒

舟車神佑丸 去一切水溼痰飲如神。 甘遂 芫花 大戟各一兩 大黃二兩 輕粉一兩 牽牛四兩 青皮 木香

檳榔各五 為末水丸椒目大空心服五九日三服痞悶者多服反煩滿宜初服二九每服加二九快利為度

載人每令病者先服百餘粒繼以滑川等藥投之五藥雖峻急為效極神弱者當依河間實者依戴人

六聖瀋川散 大黃 煨牽牛 兩頭 郁李仁 各一兩 木香 錢三 芒硝 錢三 甘遂 錢五 評曰諸濕為土火熱能生濕土故夏熱

則濕秋涼則燥嘗效戴人治法假令肝木乘脾土土不勝木求救於子己土能生庚金味辛者為金大如生薑

便伐肝木然不開脾土無由行也先以舟車丸通其閉塞之路瀉其所不勝後以薑汁調瀋川散大下之是瀉

其所勝也戴人每言導水丸必用禹功散繼之舟車丸必以瀋川散繼之

神芎導水丸 治一切因熱積聚 黃苓 兩 黃連 川芎 薄荷 各五錢 大黃 兩 滑石 黑丑 頭末 各

水丸有血積者加桂枝五錢 枳殼 麩炒 官桂 去皮 紫蘇 陳皮 檳榔 桔梗 白木 炒 五靈脂 炒 木香

加味枳木湯 治氣為痰飲所隔心 枳殼 麩炒 官桂 去皮 紫蘇 陳皮 檳榔 桔梗 白木 炒 五靈脂 炒 木香

分各八半夏 製茯苓 甘草 各四分 水二鍾生薑 三煎 鍾服

椒仁丸 治先因經水斷絕後至四肢 椒仁 甘遂 續隨子 去皮 附子 泡 郁李仁 黑牽牛 炒 五靈脂 研

當歸 吳茱萸 玄胡索 各五錢 元花 醋浸 蛇青 十枚 去頭 槩 十枚 製 胆 礬 信 砒 各一錢 石 膏 二錢 為末 糊 丸

雞豆大每服一丸用橘皮湯下藥難峻厲所用不多畏而不服有養病害身之患

雞矢醃法 獨雞矢八錢炒 無灰好酒二碗煎至碗半。濾取汁。五更熱飲。則腹鳴。辰巳時行二三次。黑水次。

日足有綿紋。又飲一次。漸綿。至膝上而愈。

雞金散

雞裏金一具焙 真沉香二錢 砂仁三錢 陳香櫞去白

為末。每用一分。薑湯下。虛者。

中滿分消

治中滿熱脹。有寒者忌服。

黃芩去麩 黃連炒 薑黃 白木炒 人參去蘆 甘草炙 猪苓去皮

錢 白茯苓去皮 乾生薑 砂仁各二錢 枳實炒 半夏泡 厚朴薑炒 澤瀉 陳皮各三錢

為末。蒸餅丸。如

桐子大。每服百丸。白湯下。

中滿分消湯

治中滿寒脹。熱者忌用。

黃耆炒 吳茱萸炒 厚朴薑 草豆蔻 黃蘗各五錢 益智仁 半夏製 茯苓

苓 木香 升麻各三分 人參 青皮炒 當歸 黃連炒 澤瀉 生薑 麻黃不去 柴胡 乾薑炒 川烏 萆瀝炒

各二 水二鍾。煎一鍾服。

禹餘糧丸

許學士米丹溪皆贊。此方為水脹之聖藥。

蛇含石大者三兩 鐵銹或燒通紅 鉗取禹餘糧石三兩 真針砂五兩 潤淨炒 乾

糧銹內煮乾 更用銹并藥燒紅傾淨 磚地上候冷。研極細。羌活 木香 茯苓 川芎 牛膝酒 桂心 白豆蔻 大茴香炒 蓬木炮 附子炮

乾薑炮 青皮 京三稜炮 白蒺藜 當歸酒浸 各五錢 為末。入前三味。拌勻。蒸餅。丸。如桐子大。食前白湯下。三十

丸。至五十丸。前三味非甘遂。芫花之比。又有各項藥扶持。虛人老人亦可服也。最忌鹽。一毫入口。發疾愈甚。服

藥後。即於小便內旋去。不動臧府。每日三服。更以溫補真神方也。

土狗一名螻蛄

培乾為末。用上半節。即消上水。下半身。即消下。身之水。左可消左。右可消右。方士以此為神奇。

積聚

靈樞曰。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溼襲虛。病起于下。風雨襲虛。病起于上。喜怒不節。內傷于藏。故起表也。故起于下。風雨襲虛。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脹理開。邪從毛髮入。着孫絡之脉。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濯濯有音。寒則脹滿雷引。故時切痛。孫絡之細者。有水則濯濯。有聲動而着陽明之經。挾臍而居。飽則大。飢則小。胃受水則大。飢。着于緩筋。飽則痛。飢則安。故與陽明之積同。着于腸胃之募。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則安。飢則痛。募原外也。

著于伏衝之脉。瑞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伏衝即衝脉之在脊者。以其最深。故曰伏衝。其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胸中。故著于脊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不見。按之不得。脊筋在脊內。故居腸胃。瑞按則應手而動。起手則熱氣下行也。著于脊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不見。按之不得。脊筋在脊內。故居腸胃。見則不可見也。著于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凡津液乾壅。則津液乾壅。此以上謂風雨寒陰之虛病。起于上而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厥氣生足悅。足悅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滯。寒氣上入于腸胃。則腹脹。生也。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厥氣生足悅。足悅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滯。寒氣上入于腸胃。則腹脹。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厥者逆也。寒逆于下。故生足悅。言肢節痛不利也。血受寒則凝。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食傷腸胃。汁沫溢膜外。與血相搏。絡以動其血。血得寒沫相聚。腸外乃卒然外中於寒苦。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溫裹。而不散。津液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寒和中外。外喜怒傷其內。氣因寒逆。則六經之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溫裹。而不存。然多食節飲。食起居而成積。卒然外中節情志。外傷積寒。成積合三節而言。總其清濕寒陰之虛病。起于下而成積也。

難經曰。積者五藏所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六府所成。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令人嘔逆。或兩脇痛。引小腹。足寒轉筋。肺之積名曰息贖。在右脇下。如覆杯。氣逆背痛。久則喘咳。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則令人煩心。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大如覆杯。痞塞吐泄。久則飲食不為肌膚。腎之積名曰責脈。發于少腹。上至心。若豚狀。上下無時。久則喘逆。骨瘦少氣。癥者。按之應手。亦如五積之不移。瘕者。假物成形。如血澀石癥之類。瘕皮厚也。在肌肉之間。而可見者也。癖者。僻也。內結于隱僻。外不可見也。愚謂積之成也。正氣不足。而後邪氣踞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之衰也。正氣與邪氣。勢不兩立。若低昂然。一勝則一負。邪氣日昌。正氣日削。不攻去之。喪亡從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氣轉傷。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講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氣尚強。邪氣尚淺。則任受攻。中者。受病漸久。邪氣較深。正氣較弱。任受且攻且補。末者。病魔經久。邪氣侵凌。正氣消殘。則任受補。蓋積之為善。日積月累。匪伊朝夕。所以去之。亦當有漸。太亟則傷正氣。正氣傷則不能運化。而邪反

固矣。余嘗製陰陽二積之劑。約品稍峻。用之有度。補中數日。然後攻伐。不問其積去多少。又與補中。待其神壯。則復攻之。屢攻屢補。以平為期。此余獨得之訣。百發百中者也。經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半而已。故去積及半。純與甘溫調養。使脾土健運。則破殘之餘積。不攻自走。必欲攻之。無餘。其不遺人天殃者。鮮矣。經曰。壯者氣行即愈。怯者著而為病。潔古去壯盛人無積。虛人則有之。故當養正。則邪自除。譬如滿座皆君子。一小人自無容身之地。雖然。此為輕淺者言耳。若大積大聚。不搜而逐之。日進補湯。無益也。審知何經受病。何物成積。見之既確。終直入之。兵以討之。何患其不愈。兵法云。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是亦醫中之良將也夫。

脈候。堅強者生。虛弱者死。細沉附骨者積。脈也。沉而有力為積。脈沉緊者有寒積。脈浮而牢積聚也。

醫案

襄陽郡守于鑑。如在白下時。每酒後腹痛。漸至堅硬。得食輒痛。余診之曰。脈浮大而長。脾有大積矣。然兩尺按之軟。不可峻攻。令服四君子湯。七日。投以自製攻積丸三錢。但微下。更以四錢服之。下積十餘次。皆黑而軟者。察其形不倦。又進四錢。于是腹大痛。而所下甚多。服四君子湯十日。又進丸藥四錢。去積三次。又進二錢。而積下。遂至六七碗。許。脈大而虛。按至關部。豁如矣。乃以補中益氣調補一月。全愈。

親家工部王漢鬱怒成痞。形壅而痛甚。攻下太多。遂泄瀉不止。一晝夜計下一百餘次。一月之間。肌體骨立。神氣昏亂。吉不能言。已治終事。待斃而已。余診之曰。在證雖無活理。在脈猶有生機。以真藏脈不見也。舉家喜曰。諸醫皆曰必死。何法之治。而可再起耶。余曰。人虛之候。法當大溫大補。一面用枯礬龍骨粟殼檮根之類。以固其腸。一面用人參三兩。熟附五錢。以救其氣。三日之間。服參半劑。進附二兩。瀉遂減半。吉轉能言。更以補中益氣。加生附子乾薑。研

五貼。為一劑。一日飲盡。如是者一百日。精旺食進。瀉減十九。然每日夜瀉四五行。兩足痿廢。用仙茅巴戟丁附等為丸。參附湯並進。計一百四十日。而步履如常。痞瀉悉愈。向使奉信不專。有一人叅以他說。有片語。要參附安得。有再生之日哉。詳書之。以為信醫不專者之藥石。

社友姚元之內。久患痞積。兩年之間。凡攻擊之劑。無遺用矣。而積未盡除。形體羸弱。余聞之。而告其友曰。稍消其半。

為未和勻。方入巴豆蜜丸。桐子大。初服二丸。一日加一丸。二日加二丸。漸加至大便微瀉。再從兩丸加服。積去大半。勿服。

息膏丸 治肺之積 厚朴八錢 薑砂二錢 黃連一兩 人參二錢 去蘆乾薑炮 茯苓另 川椒炒去 紫菀法 苗一 桂枝 桔梗

京三稜炮 天門冬 陳皮 川烏炮 白豆蔻各一錢 青皮五 巴霜四 丸法服法 俱同肥氣丸

伏梁丸 治心之積 起臍上 黃連一兩 人參 厚朴五錢 黃芩三錢 肉桂 茯苓 丹參炒 各川烏炮 乾薑炮

紅豆 芎藭 巴豆霜各五 丸法服法 同肥氣丸

痞氣丸 治脾之積 在胃脘 厚朴五錢 薑砂二錢 黃連一兩 吳茱萸炮 三黃苓 白木各二 茵陳炮 砂仁 乾薑炒 各五錢

茯苓切 人參 澤瀉各一 川烏炮 川椒各五 巴霜另 桂枝各四 丸法服法 同肥氣丸

奔豚丸 治腎之積 發于小腹上至心下 厚朴七錢 薑砂五錢 黃連炒 苦楝子酒 茯苓另 澤瀉 芎藭各一 立胡索一錢 附子全

獨活錢 烏頭炮 丁香各五 巴霜四 肉桂二 丸法服法 同肥氣丸 秋冬另 加厚朴五錢

三聖膏 石灰十兩 節過 用好醋熬成膏 入大黃末一兩 官桂末五錢 攪勻丸器 封貯紙攤 烘煖貼患處

補中益氣湯 見類 四君子湯 見真 歸脾湯 見健 十全大補湯 見虛 氣積輕者 木香 枳實 厚朴 橘紅甚者 枳實 牽牛 五積

酒積輕者 葛根 神麴 黃連 白豆蔻甚者 用甘遂 牽牛 氣積輕者 木香 枳實 厚朴 橘紅甚者 枳實 牽牛 五積

輕者 乾漆 桃仁 牡丹 歸尾 赤芍 藥紅 花甚者 大黃 蠱虫 水蛭 穿山甲 花蕊石 痰積輕者 半夏 瓜蒂甚者 痰積丸

老痰 海石 瓦楞子 痰在皮裏膜外 白芥子 不積輕者 五苓散甚者 商陸 甘遂 芫花 茶積輕者 薑黃 芝麻 甚

者 萊菔 薑 癖積輕者 三稜 蓬朮甚者 巴霜 大黃 穀積輕者 麥芽 穀芽 神麴 砂仁甚者 雞內金 肉積

輕者 山查 阿魏甚者 硝砂 硝石 疔積白豆蔻 橘紅 紅豆 豉 薑汁 菜積丁香 肉桂 麝香 麵積蘿蔔 薑酒

煎 魚鱗 積 蘇 橘 皮 木 香 薑 汁 治諸積 狗肉 積 杏仁 山查 蟲積 雄黃 錫 灰 檉 柳 雷 丸 蕪 荑 梔 子 使 君 子 瘡 積 籠 甲 草 果

反胃噎塞 噎塞者食不得入是有火也 反胃者食入反出是無火也

反胃噎塞 六鳥文堂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者結熱也。小腸結熱則血脈燥。大腸結熱則後不同。膀胱結熱則津液涸。三陽俱結。前後秘滯。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壅食不下。細下而後出也。黃帝針經云。胃病者。膈噎不通。飲食不下。壅者。肝物之門戶。膈者。心脾之分野。不通者。濁氣在上也。病在胃。愚按反胃。噎膈。總是以血液衰耗。胃脫乾槁。在上者。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名曰噎塞。槁在下者。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名曰反胃。二證總名為膈。故內經止有三陽結謂之膈。一語。潔古分吐證為三端。上焦吐者。皆從于氣。食則暴吐。中焦吐者。皆從于積。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下焦吐者。皆從于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巢氏浪分五噎十膈。支派頗多。惑人滋甚。惟張難峰以為神思。問病法。當內觀靜養。斯言深中病情。大抵氣血虧損。復因悲思憂恚。則脾胃受傷。血液漸耗。鬱氣生痰。痰則塞而不通。氣則上而不下。妨得道路。飲食難進。噎塞所由成也。脾胃虛傷。運行失職。不能熟腐五穀。變化精微。朝食暮吐。食雖入胃。復反而出。反胃所由成也。二者皆在膈間受病。故通名為膈也。噎塞之吐。即潔古之上焦吐。反胃之吐。即潔古之下焦吐。王太僕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無火也。噎塞大都屬熱。反胃大都屬寒。然不可拘也。脈大有力。當作熱治。脈小無力。當作寒醫。色之黃白而枯者。為虛寒色之紅赤而澤者。為實熱。以脈合證。以色合脈。庶乎無誤。經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此證之所以疑難者。方欲健脾理痰。恐燥劑有妨于津液。方欲養血生津。恐潤劑有碍于中州。審其陰陽火旺者。當以養血為亟。脾傷陰盛者。當以溫補為先。更有憂恚鬱火。鬱閉結神。不大衰。脈猶有力。當以倉公河間之法。下之。小小湯丸。累累加用。關扃自透。膈間痰或微微湧出。因而治下。約勢易行。設或不行。蜜益下導。始終勾引。自然宣通。此皆虛實陰陽之辨。臨證之權衡也。或擬于金匱局方。偏主辛溫。或擬于玉机心法。偏主清潤。若是者。皆賴病合法耳。豈云治病乎。

死證。羊滿六句者。難治。稟厚善守禁忌。尊信醫藥。亦有生者。黃如羊屎者不治。口吐白沫者不治。胸腹嘈病如刀割者死。脈候緊而滑者吐逆。小弱而滑者反胃。或沉緩無力。或大而弱。為氣虛。數而無力。或滑小。為血虛。弦為痰。滑為痰。寸緊尺瀉。胸滿不能食而吐。難經曰。脈革則吐逆。

醫案

呂宰。張孟。夫人憂怒之餘。得食輒噎。胸中隱隱痛。余診之曰。脈緊且滑。痰在上脘。用二陳加薑汁。竹瀝。長公伯元曰。

半夏燥于余曰溼痰滿中非此不治遂用四劑病尚不減改大半夏湯服四貼胸痛乃止又四貼而噎亦減服二十劑而安若泥半夏為燥而以他藥代之故能愈乎惟痰不減形不肥者不宜與也

江夏文學方春和年近六旬多慾善怒噎噎三月日進粉飲鍾腐漿鍾且吐其半六脉細軟此虛寒用理中湯加人薑汁白一劑便減十劑而日進糜粥更以十全大補加竹瀝

南都謝春噎噎不通渣質之物不能下咽惟用人乳醱酒飲吐沫不已求治於余余曰口吐白沫法在不治脉猶未敗姑冀萬一用人參黃耆當歸白朮陳皮桃仁牛乳白蜜薑

嘉定錢遠二十五歲以鼓盆之戚悲哀過度不能食飯又十餘日粥亦不能食隨食隨吐二便閉澀自謂必死求余診余曰脉按有力非死證也以酒蒸大黃加桃仁當歸砂仁陳皮蜜與服凡五服而下燥屎乾且甚多病若天數日之間能食倍常

大半夏湯 治肥人痰盛胃反嘔吐

半夏五錢 人參三錢 白蜜三錢

香砂寬中湯 治氣滯胸痞

苓各一錢 厚朴二錢 甘草三錢

補氣運脾丸 治脾虛噎塞

水二鍾 薑三片 棗一枚 煎一鍾 食遠服

滋血潤腸湯 治血枯及死血 在腸大便燥結

鍾半 煎七分 入韭汁半酒鍾 食前服

人參利膈丸 治血少便燥 腸氣之聖藥也

酒蒸厚朴薑製各二兩 為末 水為丸 桐子大 每服三錢 白湯下

丁沉透膈湯 治虛寒嘔吐 噎塞不通

白木三錢 香附炒 砂仁 人參各一錢 丁香 麥蘖 木香 肉果 白

水三鍾 和蜜湯之二百四十遍 煎至八分服

木香 磨白木 炒陳皮 香附各一錢 白豆蔻 砂仁 青皮 檳榔 半夏 麴 茯苓

水二鍾 薑三片 煎一杯 入蜜少許 食前服

人參二錢 白木三錢 橘紅 茯苓各五分 黃耆一錢 砂仁八分 甘草四分 半夏一錢 無

當歸酒洗 生地黃各一錢 紅花酒洗 桃仁去皮尖炒 大黃酒洗 枳殼炒 水

木香 檳榔各七錢 人參 當歸酒洗 藿香 甘草 枳實炒 各

反胃噎塞

反胃噎塞

反胃噎塞

反胃噎塞

反胃噎塞

豆蔻 青皮各五錢 沉香 厚朴 薑 藿香 陳皮各七錢 甘草五分 半夏七次 神麩 草果各二分 水二鍾 薑三片 棗一枚 煎八分服

秦川剪紅丸 治蟲血成腸氣 雄黃 另研 木香 各五分 檳榔 三枚 煨 蓬朮 煨 貫仲 去毛 乾漆 煨 陳皮 各一兩 大黃 一兩 為末 麩糊丸 桐子大 每服五十丸 米飲下

四生丸 治一切結熱 北大黃 酒一兩 黑丑 淨去頭 皂角 去皮生用 一兩 芒硝 五錢 右為末 水丸 梧子大 每服二三

昆布丸 治噎塞妨礙飲食不下 昆布 洗出 麥門冬 心 天門冬 心 訶黎勒 各一兩 木通 大黃 炒 朴硝 郁李 仁 去皮 桂心 百合 各一 羚羊角 杏仁 去皮 蘇子 炒 射干 各五錢 柴胡 陳皮 去白 檳榔 各五分 為末 蜜丸 桐子大 每服三十九丸 薑湯下

柿餅 燒灰存性 酒服 一錢 數服 即效 白水牛 喉去兩頭 節并筋 漢節 節取 下米醋 一錢 炙至醋盡 為末 每服一錢 米飲下

甘蔗汁 碗一 薑汁 碗一 每服一 碗 日三服 即不吐 鹽尿熱 服半鍾 日服二次 便不吐

雄猪脂 烘乾為末 每服三錢 酒下 猫胞 一具 烘乾為末 水調服 即效

千葉白槿花 陰乾 為末 老米湯 調送 一 蘆根 五兩 水二杯 煎三 四次 頗有效

枳頭 糠 煎湯 時時 試之 效 補中 益氣 湯 中風 理中 湯 見傷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凡反胃證 得藥而愈者 切不可便與粥飯 惟以人參 五錢 陳皮 二錢 老黃米 一兩 作湯 細啜 旬日 之後 方可食 粥

麻未固。不宜便進米穀常致不救。

瘧疾

黃帝曰。瘧瘧皆生于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非也。畜者伏也。作者發也。岐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

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起于毫毛者。發寒也。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

相移也。陰實陽虛。邪入于陽。則陽實陰虛。故虛實更作者。陰陽相移易也。陽并于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

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骨寒而痛。寒生于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

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皆得之夏傷于暑。熱氣盛藏于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舍也。令人汗空疎

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沿。水氣舍于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陽者。陽氣其證多汗。感而即發。邪不能

會涼。不避風寒。或浴涼水。或食生冷。壯者邪不能干。怯者衛氣者。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

舍于營衛。但外感于寒者。多為瘧。內傷于冷者。多為痢也。衛氣者。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

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其氣之舍深。內薄于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其氣之舍

藏矣。在府者。其行速。在藏。邪氣客于風府。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日下一節。故其作也。要。此先客于

腰背也。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其出于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骹骨。二

十六日入于脊。內注于伏膂之內。項骨三節。脊骨二十一節。共二十四節。邪氣自風府日下一節。二十其氣上行。九

日出。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蚤也。邪在伏膂。循脊而上。無關節之阻。故九日而出。缺盆之內。薄于五藏。橫連

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此重申上文。夏傷于暑。其汗大出。腠理開

發。因導浪之水寒。藏于皮膚之中。秋傷于風。則病成矣。水寒者。浴水乘涼也。因暑受寒。汗不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

氣也。先傷于寒。而後傷于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

時作。名曰溫瘧。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其間二日者。邪氣與

衛氣客于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客猶會也。邪在六府。則氣連會。希故間二日。或休數日也。

陰癘。辰戌丑未為太陰瘧。非矣。子午雖曰少陰。而卯酉則陽明矣。巳亥雖曰少陰。而寅申則少陰瘧。寅申巳亥為厥

也。帝曰：夏傷于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秋瘧應四時者，也。多異四時。皆能為瘧。秋病者寒甚，冬病者寒不甚。陽氣伏於骨髓，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病藏于發則陽氣盛，其氣不及于陰，故但熱而不寒。愚按經言：夏傷于暑，秋為瘧瘧，又言瘧瘧皆生于風，又言風寒之氣不常，又言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此皆以風寒暑溼為言也。語溫瘧則曰風寒中腎，語瘧瘧則曰肺素有熱，夫冬寒既可以中腎，則心肺脾肺四藏獨無冷氣之邪，可以入客乎肺熱，既可以入瘧，則肝脾心腎之氣鬱而為熱者，獨不可以成瘧乎？然語六氣者，道其常，語五藏者，盡其變也。須知風與暑、陽邪也，寒與水、陰邪也，風者陽中之涼氣也，暑者熱中之寒邪也，由是則四者皆屬于寒。夫夏傷于暑，汗出腠開，當風浴水，淒滄之寒，伏于皮膚，及遇秋風，新涼求之，表邪不能外越，陰欲入而陽拒之，陽欲出而陰遏之，陰陽相薄，而瘧作矣。淺者病在三陽，隨衛氣以為出入，而一日一作，深者病在三陰，邪氣不能與衛氣並出，或間日，或三四日而作，作愈遲者，病愈深也。經之論瘧，無滯義矣，而仁齋丹溪又分痰與食，飲與血瘧，與勞與北，此不過瘧之兼證耳，非因而成瘧者也。故治瘧者，察其邪正淺深，證之陰陽，令其自藏而府散而越之，邪去則安。古法有汗欲其無汗，養正為先，無汗欲其有汗，散邪為急，然邪在陽者，取汗易，邪在陰者，取汗難，必使由陰而陽，由晏而早，乃得之也。又熱多者，涼藥為主，寒多者，溫藥為主，至于痰食血飲瘧，勞與北之七證，各隨其甚者，而兼理之。世俗又有鬼瘧之名，此為時行疫氣，投乎胃散，無不截者，總之脈實證實者，攻邪以治標，脈虛證虛者，補正以治本，久瘧必虛，惟人參生薑各一兩，連投二服于未發之前，莫不應手取效。負困者，白朮可代，血虧者，當歸可代，近世不明表裏虛實，輒用知母石膏，連梔栝，若表未解而得此寒涼，則寒邪愈固，或用常山草果，巴豆砒雄，若正已虛而得此剋伐，則元氣轉虛，故夫綿延不已者，皆醫之罪耳，豈病之咎耶。

發散瘧疾，多因風寒暑溼，天之邪氣所傷，當分經絡而發汗，其七情痰食水血，皆兼見之，候隨證治之。